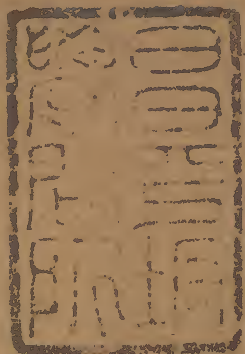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七百九十五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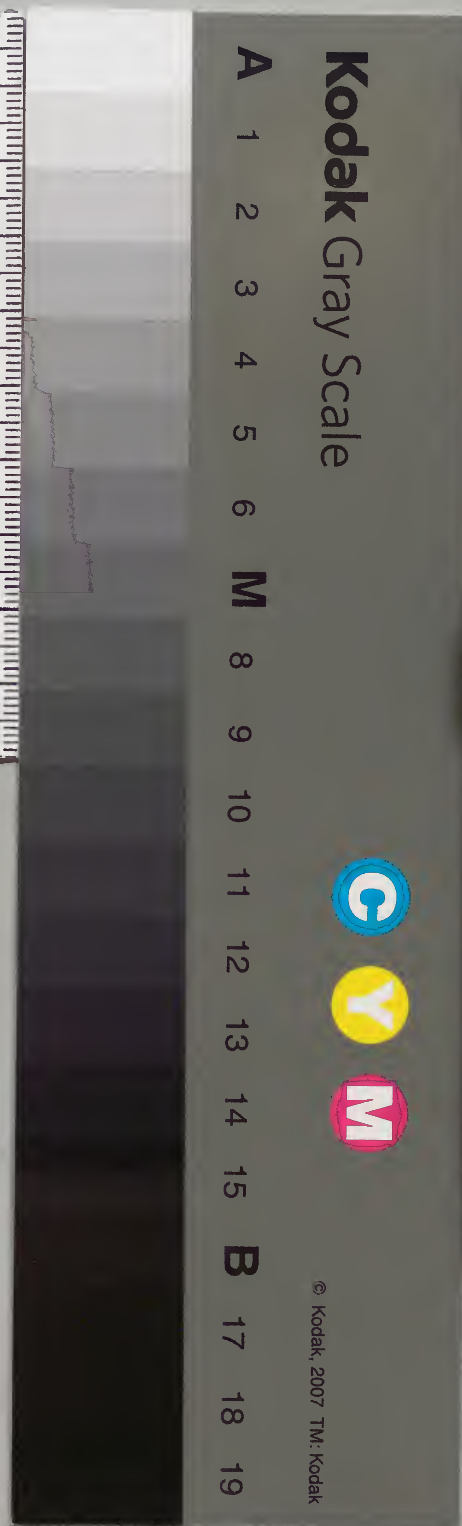
三〇三十九



漢書門類		五三四五	九七	三〇〇
類	號	函	架	冊

漢書		五三四五	三〇〇	三六五
類	號	冊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 (~39)		
函號	365	6	



冊府元龜

卷之九十五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七百九十五

先見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
非予先覺之而誰也孔子曰抑亦先覺者其賢乎蓋
識在機先智周物表見於未萌明於未兆達於事變
知微知彰導生人之耳目真賢人之高跡也辨興亡

明理亂知進退定禍福立身行道以御于邦家不臻
斯理未盡善也是故入境知化入國知政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觀其容而辨其心聽其音而審其變鳥巢
高而舊屋大識其政暴要我飲而樂不作知彼誠哀
謂被髮而將戎觀超乘而必敗先見之明皆斯類也
殷箕子爲太師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
爲玉盃爲玉盃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
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周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
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其後二十九世爲疆臣
田和所滅而和自立爲齊侯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寢弱矣故魯
自文公以後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季氏逐昭公陵夷
微弱三十四世而爲楚所滅

王孫滿周大夫也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
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
之言于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
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
能無敗乎晉人敗諸穀獲其三帥丙術視

芮良夫周大夫也周厲王說

音悅

榮夷公良夫曰王室

大難夫利百物之

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猶日怵惕懼恐難之來也故頌日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侯不朝王流于彘

史伯周大夫也鄭桓公為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死

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翟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荆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

荆蠻芊姓之蠻鬻熊之後申呂姜姓應蔡

唐皆姬姓應武王子所封鄧蔓姓陳媯姓也北有衛燕翟鮮虞路雒泉徐

蒲衛康叔之封燕召公之封皆姬姓翟北翟也鮮虞姬姓在翟者也路雒泉徐蒲皆赤翟隗姓也西

有虞號晉隗霍揚魏芮

入國皆姬姓虞虞仲之後號號叔之後西號也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

齊姜姓魯曹滕皆姬姓宋子是姓也薛任姓鄒曹姓東夷也是

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荆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雒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

國號俞為大

號東號仲之後姬姓也俞姬姓當幽王時於子男比二國為大號叔特

勢節伸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晏子曰孥賄財也

周亂而弊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

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二邑號鄆鄆蔽補舟依矇歷

莘君之士也言克號鄆則此八國皆可得若前莘後河右維左濟

主芈騶而食溱洧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回公

日南方不可乎對曰惟荆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

矣姜嬴荆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齊姓嬴秦姓荆芈楚也代更干紀

也言其代強更相犯也姜伯夷之後也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也嬴伯

翳之後也伯翳男虞官少皞之後伯益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

也伯翳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百物草木鳥獸議使各得其所也其

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

之九州何如謝宣王之舅申伯之國今在南陽對曰謝西有九州二千五百家曰州也

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惟謝邾之間間謂邾南謝邾也魏邾在

焉邾後屬鄭襄楚取之魯昭公元年傳曰葬王于邾謂之邾敖者是也其冢君侈驕其

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怠慢也忠信為周言民慢曠其君而未及於忠信也

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更以君道道之則易取且可長用

也長用之處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太誓曰民

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

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角犀謂類角有伏犀豐盈謂類輔豐滿皆賢明

也 之相 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宅
 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向盡乃棄矣
 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
 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
 心 役榮也七體首七竅謂目為心視 平入索以成人
 耳為心聽口為心談鼻為心芳 震為足巽為股離為目兌為口坎為耳艮為手 建
 九紀以立純德 建立也純純一不駁也九紀九藏正
 紀性命立純德也周禮曰九藏 合十數以訓百體 所
 之動也賈唐云九紀九功也 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也賈唐云十數自王以下位有
 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
 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百體百官百官各 出千
 有體也合此十數之位以訓導百官之體也

品具萬方

百官有徽品十於王位謂之千品五物計
 之官位陪屬萬位謂之萬方方道也

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姦極

計算也材裁也賈唐說
 皆以萬萬為億鄭司農
 云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從古數也經營姦備也數極
 於姦萬方曰姦自十等至千品萬方轉相生故有億
 事兆物王收其嘗 故王者居九畝之田收經入以食
 入舉九姦之數也

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
 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
 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
 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而與剽同天奪之明欲無弊
 得乎夫號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
 剽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御



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

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試用也措置也不建立有德之人以

以為卿士而妖孽之臣用之於是物也不可以久且

宣王之時有童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山桑曰壓

服矢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

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

之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

可為乎訓語有之日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

以同於王庭共處而言日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

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殽而藏之吉乃布幣

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殽在櫝而藏之傳郊之至殷周

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未發而觀之殽流于庭不可除

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裳正幅化為玄龜以入于

王府龜或為蜃蚌府之童妾未既亂而遭之既笄而

孕當宣王時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夫為弧服

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于褒

褒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褒姒王遂置之置赦

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

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

殺也滋速精熟為酋腊申繪西戎方疆申姜姓幽王

曰舅繒姒姓申之與國西戎亦黨於申周衰故戎狄強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

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界

必伐之子界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

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強其奧愛太子亦必可

知也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速規所矣

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與對

曰其在晉乎公曰姜嬴其孰與對曰秦仲齊侯姜嬴

之雋也且大其將與乎秦仲嬴姓附庸秦公伯之子為宣王夫人詩敘云秦仲始

大齊侯齊莊公姜姓之有德者此二人為姜嬴之雋且國大故近與也公說乃東寄孥

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地十邑謂號鄆郟蔽補丹依睢歷莘也後桓

公之子武公取十邑之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是也幽王八年而桓公為司徒

九年而王室始騷騷亂也十一年而斃及平王之末而

秦晉齊楚代興

衆仲魯大夫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公問於衆仲曰衛

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

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繼益所以亂夫州吁阻兵而

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

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過刑刑過則親離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

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

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洩伯鄭大夫陳及鄭平陳五父如鄭洩盟及盟軟如

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賴盟矣洩伯鄭良佐鄭大夫

如陳洩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總言之也

師服晉大夫也魯惠公之二十四年晉始亂故封桓

叔于曲沃晉文侯卒子昭侯元年危不自安故封成師為曲沃伯靖侯之孫欒

賓傳之靖侯桓叔之高祖父言得貴寵公孫為傅相師服曰吾聞國家之

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立諸侯也諸侯

立家卿大夫稱家卿置側室側室眾子也大夫有貳宗適

宗以為相輔貳也為小宗次子為貳士有隸子弟士卑自以其子弟為僕隸庶人工

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庶人無復尊卑惟以親疏為分別也衰殺也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下不冀望上位今晉甸侯也而建

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又晉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

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條晉地太子文侯也其餘以

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桓叔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意取能成其眾

師服曰異哉君子之名子也夫各以制義名之必義可言也

以出禮禮從義出禮以體政政以成禮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

民聽易則生亂反易禮義則亂生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

命也自古有此言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

凡其替乎穆侯愛少子桓叔俱取於戰以為各所附意異故師服知桓叔之黨必盛於晉以傾

宗國故因名以諷諫

鬪伯比楚大夫也魯桓公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鬪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

也難言屈瑕將敗故以益師諷諫楚子辭焉

不解其旨故拒之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眾之謂

比意不在於益眾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徃仗也蒲騷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

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撫小民以信也召諸司而勸之以

令德訓諸司以惠也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諸之也言天不

借貸暢易之人威莫敖以刑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

使賴人追之不及羅太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雖甥聃甥養甥皆鄧祁侯之甥莊公六年楚文王伐

申過鄧祁侯曰吾甥也祁謚也姊妹之子曰甥止而享之三

甥請殺楚子皆鄧甥任於舅氏也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噬臍若腹臍喻噬不可及其及圖之

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言自害其甥必為人

賤所對日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

復言君無餘弗從還申年楚子伐鄧伐申還十六年楚復

伐鄧滅之

原伯周大夫也莊公二十年冬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

皆舞六代之樂

鄭伯聞之見虢叔

叔虢公字

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頹歌舞不倦樂禍也夫

司寇行戮

司寇刑官

君為之不舉

去盛饌

而況敢樂禍乎奸

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莊二十一年

鄭伯殺子頹享王于闕西碎樂備

闕象魏也樂備備六代之樂也

原

伯曰鄭伯效尤其亦將有咎

原伯原莊公也言效子頹舞徧樂也

五月

鄭厲公卒

史蘇晉大夫也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

歸立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請使申生處

曲沃以速縣

縣益也

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

以傲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

其戒之乎亂本生矣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

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

基始也

今君滅

其父而蓄其子禍之基也蓄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

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

好美也

不可謂好好

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

厚益也

從其惡心

必敗國且深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

太子而逐二公子

二公子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君子曰知難本矣

謂史蘇知難本

士蒍晉大夫也魯閔公元年晉侯作三軍

晉本一軍見莊十六

先見

年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

為公御右也夙趙衰兄也畢萬魏犇祖父也以滅耿滅霍滅魏

耿未安縣東北有霍縣東南有

大山三國皆姬姓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

畢萬魏以為大夫為日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

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

位以卿謂將下軍不如逃之無

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

太伯周太王之適子知父欲立季歷故讓位而

適猶有令名愈其及也

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且諺曰心

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為晉殺申生傳

本張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

卜偃晉掌卜大夫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

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眾

僕人贊晉太子申生之僕也晉獻公使申生伐東山

衣之偏袞之衣佩之金玦

袞在中左右異故曰偏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

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

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

無嘗無嘗不立

奇異不立不得立使之出征先以觀之

觀其用衆

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

離心偏中分也堅忍金玦玦亦

之危

離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

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

外危使之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

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

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以驅疫也其言曰盡敵而反

言謂狂夫祭詛

之雖盡敵其若內讒何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

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

舟之僑號大夫也閔公元年號公敗犬戎于渭汭犬戎

西戎別在中國者渭水出隴西東入河水之隈曲曰汭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

將至矣遂奔晉明年晉滅虢

虢射晉大夫也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繇靡御

虢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傳言前年事也平陽北居縣西南有采桑梁繇

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不恥失故可逐里克曰懼之而已

無速眾狄恐怨深而群黨來報虢射日期年秋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明期年之言

郭偃晉大夫也惠公既殺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

人過殺我社稷之鎮芮冀芮鎮重也偃聞之曰不謀而諫者

冀芮也不圖而殺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

不祥不忠受君之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

罹天之禍無後無後嗣志道者勿忘將及矣志識及至

公入文公重耳秦人殺冀芮而施之冀芮既納文公又悔將殺之文公知之潛

會秦伯于王城冀芮焚公官求公不得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陳尸曰施

宰孔周大夫也僖公九年齊會諸侯於葵丘宰孔先

歸既會先諸侯而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

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在莊公三十一年南伐楚在四



而為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畧西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察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

卜偃晉大夫也僖公二年虢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在弘

農陝縣卜偃日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

天奪之鑿鑿所以自灼而益其疾也驕則生疾也必易晉而不

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虢張本也

內史過周大夫也魯僖公十一年周使內史過賜晉

惠公命受玉情過歸告王日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

命而情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

以長世二十一年晉惠公卒子懷公立晉人殺之更

立文公

王孫說周大夫也周簡王八年魯成公朝周使叔孫

僑如先聘且告見使先修聘且告將朝說與之語說言於王日

魯叔孫之來也必有異焉其享覲之幣薄而言諂殆

請之也若請之必欲賜也魯執政惟彊故不歡焉而

後遣之魯執政之人惟畏其弱難拒其欲故不歡說而後遣之也且其狀方上而

銳下宜觸冒人王其勿賜若貪凌之人來而盈其願

是不賞善也且財不給故聖人之施捨也議之其喜

先見 卷之七

怒取予也亦議之是以不主寬惠亦不主猛毅主猶名也

主德而已賞得人罰當罪是為德象也王曰諾使私問諸魯請之

也王遂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仲孫篋為介在賓為界

上介所以佐相禮儀王孫說與之語說讓說說好也言篋好讓也以語王

王厚賄之

辛有周大夫也初平王之東遷也周幽王為太戎所滅平王嗣立故東

遷雒邑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日不及百年

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有象夷狄禧二十二年秋秦

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石癸鄭大夫也鄭公子蘭出奔晉事晉文公甚謹晉

文公欲入蘭為太子以告鄭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

稷之元妃姑姓之女為后稷妃其後當有與者子蘭母其後也

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

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為太子晉兵

乃罷去蘭立是為繆公

先軫晉大夫也秦晉戰于殺晉獲百里孟明視西乞

術白乙丙以歸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

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

乃追秦將渡河已在舟中頓首謝卒不及後三年秦

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叔仲惠伯魯人也魯文公九年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宣四年楚滅若敖氏

王子伯廖鄭大夫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為卿伯廖告人曰無德而貪其在周易豐三三

之離三三豐上六變而為純離也周易論變故雖不筮必以變言其義豐上六曰豐其屋豐其

屋蔀其蒙闕其戶闕其無人三歲不覲凶義取無德而大其屋不過三歲必滅亡弗過之矣

不過間一歲鄭人殺之

晏桓子齊大夫也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

與之言魯樂桓子告高宣子桓子晏嬰父宣子高固也日子家其

亡乎懷於魯矣子家歸父字懷思也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亦

謀已一國謀之何以不亡十八年歸父奔晉

劉康公周卿士也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

從劉康公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

賑宜社者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

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

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

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

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也戎有

受賑神之節也交神之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情則失中



和之 其不反乎 為成肅公卒 于瑕張本 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

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咎 原叔趙同也

天奪之魄矣後晉人殺趙同

士貞伯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鄭伯如晉拜成 謝前年再

盟 子游相 子游公 子偃也 授玉于東楹之東 禮授玉兩楹之間鄭伯行疾故

過 士貞伯曰鄭伯其死乎自棄也已視流而行速不

安其位宜不能久 視流不端諦也 行速不詳緩也

季文子魯大夫也魯成公四年季文子相公如晉晉

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言將不能 壽終也 詩曰

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 詩商頌言天道顯明 受其命甚難不可不

敬以 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申公巫臣晉大夫也魯成公八年晉侯使巫臣如吳

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 渠丘公莒子朱也池 城池也渠丘邑各莒

縣有渠 日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

也 虞度 狡猾 之人 對曰夫狡焉 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

蔑有惟然故多大國矣惟或思或縱也 世有思開封 疆者又有縱

其暴掠者莒人 富以此為戒 勇夫重閉况國乎 明年 莒潰

甯惠子名殖衛大夫也成公十四年衛定公享苦成

叔敖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亾乎古

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

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後三年苦成家云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三年晉郤錡乞師于魯將事不敬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

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情棄君命也不亡何為十七年郤氏亡矣又晉欒黶

來乞師獻子曰有勝矣甲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文襄公十年六月鄭子耳伐宋七月侵魯西鄙九月侵宋北鄙孟獻

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競爭也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

韓獻子晉大夫也魯成公十五年晉三郤害伯宗諸而殺之及欒弗忌欒弗忌賢大夫伯州犁奔楚伯宗子韓獻子

日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既殺伯宗又及弗忌故曰驟也十七年晉殺三郤初伯宗每朝其妻必

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范文子晉大夫也晉厲公敗荆於鄆而反文子謂其

宗祝曰君驕泰而有烈夫以德勝者猶懼失之而况驕泰乎君多私今以勝歸私必昭昭私難必作吾恐

及焉凡吾宗祝為我所死先難為免七年夏范文子

卒冬難作始於三郤卒於公

長魚矯晉大夫也厲公殺三郤長魚矯乃脅欒中行

而言于公曰不殺此二子者憂必及君公曰一旦而

尸三卿不可益也對曰臣聞之亂在內為宄在外為

姦禦宄以德禦姦以刑今治政而內亂不可謂德除

鯁而避彊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宄並至臣脆弱弗

能忍俟也乃奔翟三月厲公弒

單襄公周大夫也晉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慶于周

未將事王叔簡公飲之酒

王叔簡公周大夫王叔陳生也

交酬好貨

者厚飲酒宴語相說也明日王叔子譽諸朝郤至見

召桓公與之語召公以告單襄公曰王叔子譽溫季

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勸二三君子必

先導焉可以樹今夫子見我以晉國之克也為已實

謀之曰微我晉不戰矣楚有五敗晉不知乘我則彊

之背宋之盟一也

華元善楚令尹子重又善晉欒武子故遂合二國之盟在魯成十二年

年至十六年楚鄭肯盟而伐宋

薄德而以地賂諸侯二也

鄭人不從楚以汝陰

之田賂鄭叛晉從楚也

棄壯之良而用幼弱三也

壯之良諸申叔時幼弱司

馬子

建立卿士而不用其言四也夷鄭從之三陳而

不整五也

夷楚東之夷也三陳夷鄭楚

罪不繇晉晉得其民四軍

之帥旅方方剛卒伍治整諸侯與之是有五勝也有

辭一也得民二也軍帥彊禦三也行列治整四也諸
侯輯睦五也有一勝猶足用也有五勝以伐五敗而
避之者非人也不可以不戰欒范不欲我則彊之

書范戰而勝是吾力也且夫戰也微謀吾有三伐勇

而有禮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見其君必

下而趨禮也能獲鄭伯而赦之仁也若是而知晉國

之政楚越必朝吾日子則賢矣

吾召桓公自謂

也不失其次吾懼政之未及子也

御子位在七人下故恐次未及也

謂我曰夫何次之有昔先大夫荀伯自下軍之佐以

政趙宣子未有軍行而以政今欒伯自下軍往是三

子也吾有過於四之無不及

三子荀趙欒也得御至四人言已之材及優於

往四人也三人之承無有所不及若佐新軍而升為政不亦可乎將

必求之是其言也君以為奚若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在其頸其御至之謂乎君子不自稱也非以讓也惡

其蓋人也

蓋

抑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惡其羶民惡其上

今御至在七人之下而上之是求蓋七人也其亦有

七怨怨在小醜猶不可堪而況在侈卿乎其何以待

之晉之克也天有惡于楚也故傲之以晉而御至佻

天以為已功不亦難乎佻天不祥乘人不義不祥則



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卻至何三伐之有夫仁禮
 勇皆民之為也以義死國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
 蓄義豐功謂之仁姦仁為佻姦禮為羞姦勇為賊有
 三姦以求替其上遠於德政矣以吾觀之兵在其頸
 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違難在太誓曰民之所欲
 天必從之主叔欲卻至能勿從乎卻至歸明年死難
 及伯與之獄王叔陳生奔晉又柯陵之會單襄公見
 晉厲公視遠步高晉卻錡見單子其語犯犯凌卻犯人
 見其語迂單晉卿錡之族父步揚之卻至見其語佻
 伐好自子苦成也迂迂回加誣人齊國佐見其語盡盡者盡其心意善魯成公
 伐其功惡褒貶無所諱

見言及晉難及卻單襄公曰君何患焉晉將
 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乎魯侯曰寡人懼不免於
 晉今君曰將有亂敢聞天道乎抑人故也對曰臣非
 瞽史焉知天道臣見晉君之容而聽三卻之語矣殆
 必禍者也夫君子日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觀其容
 而知其心矣日以處義足以步日今晉侯視遠而足
 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日其心必異矣且體不相從
 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乎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知德
 矣視遠日絕其義足高日棄其德言爽日反其信聽

淫日離其名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喪亡也步言視聽四者而

亡其一為偏喪也既喪則國從之既四者盡喪國從而亡晉侯

冀二吾是以云夫郤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

可以戎懼矣高位實疾憤厚味實腊毒厚味喻重祿腊亟也讀老

廟若酒焉味今郤伯之語犯叔迂季伐伯錡也叔犯

則凌人迂則誣人伐則拊人有是寵也而益之以三

怨其誰能忍之雖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其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齊

其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國德已國有德

也鄰於不修與今君偏於晉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

以取霸無德之患何憂於晉曰夫長翟之人利而不

義長翟之人叔孫僑如也父得臣敗翟于鹹獲長翟

僑如因名其子為僑如好利不義通于穆姜欲逐

季氏而其利淫矣流之若何言其所利驕淫之事魯

侯歸乃逐叔孫僑如篤王十一年諸侯會于柯陵十

二年晉殺三郤十三年晉侯殺于翼東門葬以車一

乘齊人殺國武子又晉孫談之子周適周事單襄公

立無跛視無還聽無聳言無遠言敬必及天言忠必

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義必及利言智必

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

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感有慶未嘗不

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
 晉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
 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
 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此十
 一者夫子皆有焉夫子天六地五數之嘗也天有六氣陰陽
風雨晦冥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以六氣為經以五行為緯
 而成也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
 下夫子被之矣言文王質性有文德故得天下晉周則被服之可以得國其昭穆
 又近可以得國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還端也聽無聳
 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信也成德

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享信明令德矣

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感不背本也被文相德

非國何取被服文德又以四行輔助之必得國也成公之歸也吾聞晉

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乾天也君也故

日配配先君也不終子孫不終為君也乾下變為坤

坤地也臣也天地不交也故曰否變有臣象三爻故

三世終上有乾乾天子也五亦天子五體不變一既

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一謂成公已往為晉君也後之不知不知最後者在

誰也其次必此成公而往者必周且吾聞之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

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昇驩之孫甲子也三世為君而

更予驩之孫驩晉襄公名也孫會孫周也自孫以下皆稱孫詩云周公之孫孫詩僖公故名之

日黑瞽於今再稱矣襄公曰驩此其孫也此周子者 晉襄公之

也孫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

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

焉襲合也三合 得夢卦也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于朕卜襲

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冑其將

失之矣仍數鮮寡冑後也 晉厲公數行無道 必早善 晉公族之後又寡少殆將失國也

晉子其當之也頃公許諾及厲公之亂召周子立之

是為悼公

士莊子晉大夫也魯襄公十年三月齊高厚相太子

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 諸侯會遇非本期地故

不書會高厚 高固子也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

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 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 十

九年齊殺高厚二十 五年殺其君光傳

叔孫穆子魯大夫也襄公七年衛孫文子聘于魯公

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

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文

子亡辭亦亡悛容穆子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

不悛亡之本也十四年孫子逐其君而外叛

叔豫楚人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夏楚子庚卒楚子使

遠子馮為令尹訪于叔豫叔豫叔 孫時叔豫曰國多寵而



王弱王弱政教微多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

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裳鮮食而寢繭錦衣楚子使衣

視之復曰瘠則甚矣瘠瘦也而血氣未動言無疾乃使子

男為君令子男公子追舒也

臧紇魯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將為臧紇田

與之正邑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伐晉之功對曰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者

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作起兵也寧將事之

非鼠而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欲受邑故以鼠比之欲使其怒而止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謂能辭齊禍而不容于魯

國抑有繇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

逸書也念此身言行事當嘗念在已身也順事怨施也

然明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四年冬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代欒盈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羽也程鄭問焉

曰敢問降階何繇問自降下之道何繇子羽不能對以語然明

然明驪蔑也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

思降乃得其階階猶道也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

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

有惑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年程鄭卒張本

太叔文子衞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五年衞獻公自夷

總錄部

卷之七 百九十五

二十四

儀使與甯喜言求復國也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太叔儀也

日嗚呼詩所謂我躬不說遑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

恤其後矣遑暇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後乎謂甯子必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始終思可成

其復也思其可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逸詩曰

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喻君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棊

奕圍棊也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

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

哀也哉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伯有賦鴉之賁賁鴉之賁賁詩鄭風衛人刺其君淫亂鴉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

良我以為為兄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況在野乎非

使人之所得聞也第簣也此詩刺淫亂故云牀第之言闕門限也使人趙孟自謂也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

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言誣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倡賦詩有評上之言公

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言必先亡叔向曰然已侈所

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稔年也為三十年鄭殺良傳

子產鄭大夫也魯襄公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

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免禍日其

過此也往日至晉時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往廷



也 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

事大國而情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繇其

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太子 班之妻僑聞之如是者嘗有

子禍為三子年蔡世子 子班弒其君三十年六月子產如陳蒞盟歸

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敢與 結好聚禾粟

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君弱植公子侈太

子甲大夫傲政多門政不繇 一人以介于大國介間 也能無

亡乎不過十年矣為昭八年 楚滅陳傳昭公十一年秋季孫意

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

杞人于厥慙謀救蔡也不書救蔡 不能書鄭子皮將行子產

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願楚大而弗德天

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盈楚 惡蔡必亡矣且喪君而

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

天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 三年十三歲星周復於大梁也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弗許狐父晉 大夫

游吉鄭大大也襄公二十八年鄭伯使游吉如楚歸

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于

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之有在復三三震下 坤上

之頤三三震下艮上頤 復上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六爻亂也復 反也極陰反陽之

卦上處極位迷而復反失 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

謂欲得鄭朝而棄其本不修德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

以復其願 已遠又 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

君必死君 往當送之 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者復之亦

遠 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能復為害 是年鄭伯如楚康王

卒

汝齊晉大夫也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晉知伯汝齊相禮賓出汝齊語知伯曰二子皆將

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亾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將

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九月高子出奔燕

季札吳公子也魯襄公二十九年來聘遂聘于齊說

晏平仲謂之曰二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與政乃免

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

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

穆叔魯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穆叔會晉歸告孟孝

伯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且年未盈五十

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為政者

其韓子乎吾子盍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孝

伯曰民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焉用樹穆叔

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

九月孟孝伯卒又襄公作楚宮適楚好其宮穆叔曰

歸而作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三十九 五 二十七

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尚書太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

焚也夫作其宮若不復筮楚必死是宮也俄而公

薨于楚宮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卒立敬歸之

婦齊歸之子公子稠齊謚稠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

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均擇賢義均則卜

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均謂賢等也非適嗣何必婦之子言

野適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

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鮮不為季氏憂武

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袞衽如故袞言其嬉戲無度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為昭公二十五年公孫于齊傳

兆宮文子衛大夫也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文子

見楚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

寃志雖獲其志弗能終也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

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

不則以在民上何以終世

屈狐庸吳行人也魯襄公三十一年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

也成七年適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

季子其果立乎延陵州來季札邑巢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闞戔戴

吳在二十九年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

戴吳余祭也

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

嗣君謂夷昧

甚德而度德不失民

民歸德

度不失事

審事情

民親而事

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

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

言其三兄雖欲傳國與之終不肯立

子服惠伯魯大夫也魯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情而

多滯

情不敬也

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急于其位而哀

已甚兆於死所矣

有死兆

能無從乎

劉定公周卿士也昭公元年周使劉定公勞晉趙孟

因日子弁冕以治民臨諸侯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

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

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

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

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

孟不復年矣

晏嬰齊大夫也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旣成婚晏

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日齊其何如

問與衰

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

不知其他官惟知齊

將爲陳氏

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

棄民不恤

齊舊四量豆區釜

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

四豆爲區區半六升四區爲釜六斗

四升登成也

釜十爲鍾

六斛四斗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

矣登加也謂如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

量貸而以公量收之貸厚而收薄山木為市弗加於山魚

鹽蜃蛤弗加于海賈如在山海不加貴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

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老謂上壽皆八十已上

不見養遇也國之諸市屢賤踊貴則足者多民人疾痛

而或噢咻之噢咻痛念之聲為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

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弼虞遂伯戲四人

後陳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周始封陳之祖大姬

其妃也言陳氏雖為人臣然將有叔向日然雖吾公

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也

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人罷敝而

宮室滋侈滋益也道殣相望餓死為殣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

民間公命如逃寇讎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

公姓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

以樂惰憂惰藏也悛收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至讒鼎

之銘讒鼎名也日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昧旦早起也丕大也言夙興以務大

顯後世猶懈怠况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日子將若何問何以免

此難也叔向日晉之公族盡矣胥聞之公室將卑其宗

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胥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也惟牟

舌氏在而已胥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

死言得以壽豈其獲祀後皆如之又云齊晏來聘與叔向語叔向日晉

季世也公原賦為臺池而不恤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又田釐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繇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益強民思田氏晏子數諫景公弗聽已而使于晉與叔向私語曰齊國之政其卒歸于田氏者矣

叔向晉大夫也聘于周發幣於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宴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單子之况我禮也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雕鏤

儉也身聳除絜外內齊給敬也寡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賓之禮事放上而動咨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殺能避怨矣其有不興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有緝熙亶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嗣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興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壺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萬年也者令聞



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
 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膺保明哲以佐王
 室可謂廣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
 有章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若有闕必茲
 君之子孫實續之不出於他矣魯昭公十一年葬齊
 歸公不感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曰必為魯郊
 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四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
 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為祖考所歸祐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
 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
 國不恤喪不思君也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國不

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單子會韓宣子

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

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嘗處謂之表著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衣有禴帶有

結禴領會帶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

也視不過禴結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

以明之失則有關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

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

不昭不從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是年單成公卒昭十

三年楚公子干立韓宣子問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謂國人共惡相求者如市賈之

人求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言無黨於內當與誰

共同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寵無賢人而固有人無主

二也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有主無謀三也謀策有謀而無民

四也有民而無德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

從不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

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為霸終世可謂無民

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

子干涉五難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

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

違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

立楚之嘗也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庶子

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

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

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濕朋以為輔佐有莒

衛以為外主齊桓公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也有高國以為內主

國子高子皆高之正卿從善如流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

我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于獻公好學而不貳生

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子餘

趙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卻狐先以為內主子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三十三

民從而與之文公有國不亦宜乎子干無施於民無
 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迎何以有國子干果
 不終焉卒立棄疾如叔向言也昭公十五年荀樂如
 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葬餘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
 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日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
 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
 三年之喪二焉天子絕期惟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也於是乎以
 喪賓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
 功之繇非繇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天子諸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雖不能遂服猶當靜而便宴樂又失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

二禮無大經矣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言以考典考成也典以

志經亡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趙文

子問于叔向日晉六將軍其孰先也乎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知

伯也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

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

華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昏

昏其民沌沌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

公以取鄭故也夏四月公至自晉晉人德公得歸子服昭伯語季

子服昭伯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六年公在晉晉人止

平子昭伯惠伯之子子服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為嘗能無

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昭伯尚幼年平子不信其言冬十月季

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猶信自往見之乃信

同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萇弘周大夫也魯昭公十七年秋晉侯使屠蒯如周

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三塗山名在陸渾

南萇弘謂劉子曰容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警戒以備戎也欲因

晉以合勢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河津名使祭史

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

之以其二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眾奔甘鹿甘鹿周地

大獲先警戎備故獲魯昭公十八年春二月己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毛伯周大夫得過之族而代之也居萇弘曰毛得必亡

是昆吾稔之日也侈故之以昆吾夏伯也稔熟也侈惡積熟以己卯日與巢

同而毛得以濟侈于王都不亡何待毛得果亡二十

三年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紀云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

為室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免之先君之力可濟

也文公劉蚩也先君謂蚩之父周之亾也其三川震

謂幽王時也三川涇渭雒水也地動謂川崖摧也今西王之太城亦震天棄

之矣

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

東王必大克

敬王若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既

而子朝亡

鬬且楚大夫也廷見令尹子嘗

鬬且楚大夫子嘗子囊之孫囊瓦也

嘗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

然令尹其不免乎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

豺狼焉殆必亡者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

聚馬不害民之財用國馬足以行軍

國馬民馬也十六井為丘有戎

馬一疋牛三頭足以行軍

公馬足以稱賦

公馬公之戎馬稱舉也賦兵賦也不是

過也公貨足以賓獻

賓享贈獻貢也

家貨足以共用不是過

也夫貨馬郵則闕於民

動過也

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

將何以封矣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

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

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

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

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

庇民多

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

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惟子文之後在

至于今處鄖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乎

今子嘗先大夫之後也

先大夫子襄也

而相楚君無令名于

四方民羸餒日日已甚

羸瘠日日甚也

四境盈壘道殣相望

輒卒二十五年春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樂大

桐門心居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也司城樂氏之大宗昭

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心而後能及人

是以有禮推禮可以貴身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

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師曠晉大夫也晉平公新說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

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

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

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

服而亦不遷

叔孫豹魯大夫也晉趙武會諸侯於虢楚公子圍設

服離衛得君服二人執戈東設前以自衛離陳也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

矣君哉美服似君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禮國君行有

前蔡子家曰蒲官有前不亦可乎公子圍在會將緝蒲為王殿屏蔽以

自殊異言既造王官而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

之寡君聞諸大夫譏之故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言

遂為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皆之欲背誕也襄三十年

伯有背命放誕將為國難言子但子羽曰當璧猶在

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子羽行人揮當璧謂棄疾事在昭十三年言棄疾有當璧

之命圍雖取國猶將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國子

有難無不憂之也國弱

也子謂子圍及伯州犂圍此冬便篡位不能自終伯州犂又尋為圍所殺故言可愍

日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言以憂生事衛齊子曰苟或

知之雖憂何害齊子齊惡也言先知宋合左師日大

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共承大國命不能知其禍福晉樂王鮒

日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小旻詩小雅其卒章義取非惟暴虎憑河之可

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斯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日

叔孫絞而婉絞切也譏其似君反謂也美故日婉宋左師簡而禮無所減否

故日簡其事大國故日禮樂王鮒字而敬字愛也不犯凶人所以自愛敬子與子

家持之子子皮子家即蔡公孫歸生持之言無所取與也皆保世之主也齊

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昭樂憂齊子雖

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

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誓日民之所欲天必從之逸書

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問憂兆也言以知物其是之謂

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昭殺太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后子名鍼秦伯之弟也魯昭公元年后子出奔晉見

趙孟日吾子其曷歸問何時當歸對日鍼懼選於寡君是

以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日秦君何如對日無道孟日

亡乎對日何為一世無道國未艾也艾絕也國於天地

有與立焉言欲輔助之者多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日天

乎對日有焉趙孟日其幾何對日鍼聞之國無道而

年穀和熟天贊之也

贊佐助也

鮮不五稔

鮮少也少尚當歷年五多則不

帝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蔭日景也趙孟意衰以景

自喻故言朝夕不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

翫歲而惕日

翫情也惕貪也

其與幾何五年秦后子復歸于

秦景公卒故也

終五年之年

行人揮鄭大夫也昭公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與叔向言叔向出行人揮送之

送叔向

叔向

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曰其與幾何

言將敗不

無禮而

好凌人怙富而卑其上弗能久矣

沈尹戌楚莊王曾孫葉公諸梁父也魯昭公十九年

冬楚人城州來沈尹戌曰楚人必敗

十三年吳城州來今就城而取

之昔吳滅州來

在十三年

子旗請伐之王曰吾未撫吾民

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侍者曰王施

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聞撫民者節

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讐今宮室無

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

轉遷徙也

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傳言

平王所以不能霸

昭二十四年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

吳界將侵之

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也

吳踵楚

躡楚踵跡

而疆場無備邑能

無亡乎楚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

汭水名

楚公子

册府元龜

先見

卷之七百九十五

倉歸王乘舟

歸遺也

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壽夢楚大夫

王及

圍陽而還

圍陽楚地

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

離而還

鍾離不書告敗畧也

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

一動而亡二姓之師

二姓之師守巢鍾離大夫

幾如是而不及郢

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

其王之謂乎

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閔馬父魯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二年周王子朝奔京

叔鞅至自京師

葬景王還

言王室之亂也

經所

閔馬父曰

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閔馬父閔子馬也所廢謂羣喪職秩

者

樂祁宋大夫也魯昭公二十五年春宋公享昭子賦

新宮

逸詩

昭子賦車轄

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

賦明日宴飲酒樂宋父使昭子右坐

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

語相泣也樂祁佐

助宴禮

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

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

可樂而哀

而樂哀

可哀而樂

皆喪心也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宋公傳

公若從

從昭子

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曹氏宋元夫人

曹氏告

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

三世矣

文子武子平子

魯君喪政四公矣

宣成襄昭

無民而能逞

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四十一

册府元龜 卷之七百九十五

亡心之憂矣 詩大雅言無人則憂虞至 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 為下公孫于齊傳

子家子魯大夫也昭公在鄆季氏使孟懿子陽虎伐

鄆 陽虎季氏家臣 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从

矣 怡疑也言棄君不疑 使君亡者必此眾也 言君據鄆眾以與魯戰必敗亡天

既禍之而有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

敗于且知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女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

而畢乃歸諸侯之戍齊高張後不從諸侯 後期不及諸侯之役

晉女叔寬曰周襄弘齊高張皆將不免 叔寬女 襄叔

違天高子違人 天既厭周德襄弘欲遷都以延其祥故曰違天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五

子後期故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日違人也
為衰三年周人殺襄弘
六年高張來奔起地

彪僕衛大夫也魯定公元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泄政
泄臨也代天 僕曰將
子大夫為政

延天子立天子之居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夫奸義必有
大咎晉下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

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
簡子韓起孫不信也原壽過周大夫 而田於大
陸焚焉
禹貢大陸在鉅鹿北紹遠疑荒蕪之地太 選
田年見燒也蜀北田在汲部廣平曰原

卒於甯密今脩武縣近矣 陳寅宋大夫也定公六年秋宋樂祁使於晉趙簡子

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
楊木名 陳寅
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

弗可為也已
知范氏必怨將歸禍 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

宋以其為國死 史鱮衛大夫也公叔文子朝而請饗靈公
欲令公退臨其家 退

見史鱮而告之
史鱮史魚 史鱮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合
罪其及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

我矣其若之何史鱮曰無害乎臣可以免
言能知富臣禮 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
言尊卑皆然 戊也驕其亡乎

之子戊文子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見之驕而不亡者未

之有也戊必與焉與禍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

戊以其富也公叔戊又將去夫人之黨靈公夫人南子黨宋朝之

德夫人愬之曰戊將為亂為明年戊來奔

闞辛楚大夫也魯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辰吳入

郢弗也日稱子史五年冬楚子入于郢吳師初闞辛

間吳人之爭官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

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

魯子貢衛人定公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

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王朝者

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

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

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不合心已

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嘉事朝禮高仰驕也卑俯替也

驕迭亂替迭疾君為主其先亡乎為此年公薨哀七年邾子益歸傳

仲尼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

余一人以在位號號余在在疾嗚呼哀哉尼父無自

律子貢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

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

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服虔曰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也君兩

失之亡國之風

伍員字子胥吳大夫也衰元年吳王夫差敗越子夫
 椒報攜李也越子使大夫種因伯嚭以行成吳子將
 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茲去疾莫如盡
 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子封于過者二
傳曰澆用斟夏同姓諸
 侯襄四年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
師滅斟灌滅夏后相依于二斟後為澆所滅
后緡
 方娠逃出自竇后婚相妻
娠懷孕也歸于有仍后婚有
仍氏女生少康
 焉為仍牧正收官
之長基澆能戒之基毒也
戒備也澆使椒求之
 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后諸侯也
采國有虞縣庖
 正掌膳羞之官賴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
也虞思自
 以二女妻少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
為成五
 康姚虞姓

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兆始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
 年自有高氏收二國傳日摩之以滅已而立少使女艾諜澆女艾少康
臣諜侯也使季
 杼誘豷豷也澆弟少康
子季杼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
戈豷國
 祀夏醜天不失舊物物事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
 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
豐大必為吳難勾踐能親
 而務施施不失人所加厚賜
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
則不違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
 違天而長寇讎猶言天
與不取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
已止也
 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姬吳姬言可
計日而待介在蠻夷而長寇
 讎以是求信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



聚而十年教訓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

乎謂吳宮室廢壞當為汗十一年吳將伐齊越子率

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

懼曰是豢吳也夫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受之將殺之也諫弗聽使於

齊蜀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賜鑄鏤以

死艾陵後也屬鏤旬名將死曰楹吾墓楨楨可材也吳其亡乎

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極也為三

十年越伐吳起

公孫彌牟衛人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吳人潘衛侯

之舍既歸效夷言子之尚幼子之公孫彌牟日君必不免其

死於夷乎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出公軒后卒死於越

智伯晉大夫伯氏之族智襄子伐鄭還自衛三卿宴

子藍臺三卿智襄子韓康子魏桓子智襄子戲韓康子而侮段規

段規魏桓子相也智伯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日難將

繇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郟氏有車

轅之難郟氏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枯之與其父母妻

十趙有孟姬之讒趙同趙括孟姬趙文子母莊姬通

怨讒於景公公殺於趙嬰二兄同括欲殺之孟姬慙藥有叔祁之難藥藥盈也叔祁范

之曾成十八年道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

與其老惟宿通患盈之道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

初愬於宣子遂滅欒氏道中行有函冶之難函冶范

尾也阜夷無寵於范吉射欲為亂於范氏中行寅與

范氏相睦故阜夷謀逐二子卒滅之在曾定十三年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六 五

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周書有之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

小物故無大患

物事也

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

君康子相

段又弗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蚋蛾蜂蠆皆能

害人况君相乎弗聽自是五年乃有晉陽之難段規

乃首難而殺智伯于師

言段規首為策作難反智伯者

遂滅智氏

智果智氏之族也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

霄也宣子曰霄也佞對曰霄之佞在而瑤之佞在心

心佞敗國面佞不害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

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必給則賢巧文

辨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以其五賢

凌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

必滅弗聽智果別族子太史為輔氏及智氏之亡也

唯輔果在太史屠黍晉大夫也見晉之亂以其圖法

歸周周威王見而問曰天下國孰先亡對曰晉也臣

嘗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

當公曰是何害為又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皆鬱怨

公曰是何傷又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舉公曰是何

害如是是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

果亡滅王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對曰中山次之

威公問其故對曰天生民而令有別有別人之義也所以異於禽獸也君臣上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晝為夜男女切倚固無休息康樂歌謠好悲其主不知惡此亡國之風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見屠黍而問曰孰次之屠黍嘿而不對威公固問對曰君次之威公乃懼求之長者得義疇田色而禮之二賢人得史麟趙駢以為諫臣去苛政之三十九以告屠黍屠黍曰其尚終君之身乎曰臣聞之國之興也天遺之賢人與格言格至也國之亡也天與之亂人與善諛之言威公薨肆九月不得葬周乃

分為二指樞置地
上謂之肆

自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圭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二國者皆將亡所舉有五盡矣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忠則言盡矣莫之必譽則名盡矣莫之必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無倖必亡中山齊皆當此孟子齊人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達未道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嘆曰死矣盆成括言其必死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

日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淳于髡齊人說鄒忌子必趨出過門而面其僕曰是

人者吾語之微言且其應我若響之應穀是人必封

不久矣齊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鄒忌以為設以為辭鄒忌必不能及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踞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稱辭響忌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誦而去鄒忌之禮踞淳于髡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尚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曆日曠久則絲釐能挈石駕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才也居菴

年封以下邳號曰成侯

徐子外黃人魏太子申為大將軍過外黃徐子劉叔別錄

日徐子外黃人也外黃時屬朱謂太子曰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

可得聞乎客曰固願効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並

莒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

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

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因欲

還其御日將出而還與比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於

馬陵徐廣曰左元城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洧軍遂大敗

吳起衛人仕魏治西河之外王錯譖之魏武侯吳起衛人

也為魏將善用兵故能治西河之外謂北邊也武侯文侯之子也武侯使人召之吳



起至於岸門

岸門邑名也

上車而望西河泣數行而下其

僕謂吳起曰竊觀公之意視釋天下若釋躡

釋棄也今

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拭泣而應之曰子不識

識君

知我能而使我畢能西河可以王

能力也盡力為之可以致君於王也

今君聽讒人之議

讒人王錯也

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

不久矣魏國從此削矣

秦將取之不復久也魏失西河故從此削弱也

吳起

果去魏入楚有間西河果入秦秦日益大

果猶也此吳

起之所先見而泣也

屈宜舊楚大夫也韓昭侯二十五年旱作高門屈宜

舊曰昭侯不出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且

也人固有利不利時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

拔宜陽今年旱昭侯不以此時郵民之恁而顧益著

此時紕舉羸二十六年高門成昭侯李果不出此門

也

秦趙良孝公時商君作相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今鞅請

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

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

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

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

日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日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
 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日日卑也尚矣君若不道
 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日始秦戎翟之教父子
 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大
 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
 賢趙良日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諾諾不如
 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
 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日語
 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
 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

趙良日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
 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披褐食牛期年繆公
 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
 焉相秦六七年而東征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
 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繇餘聞之款關請見韋昭曰款叩也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中國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
 名藏於之庫德行施於後世不殺大夫死秦國男女
 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鄭玄曰相謂送杵殷以音殷自勸之也
 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

以為至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
冀關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
刑是積惡蓄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
旋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
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
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
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
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
君之出也後車數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騷
乘持矛而操閘所反戟者徐廣曰一作奈屈盧帝車
之徑矛干將之雄戟

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
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年延益壽乎則何不歸十
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
兄序有功導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
秦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
從後五月而秦孝公率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
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
知其是商君也日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日嗟呼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



其敗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
 商君秦之賊秦疆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內秦商君
 既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徐廣曰京
兆鄭秦伐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龜池徐廣曰龜秦惠
縣也王車裂商以狗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
 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
 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
 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
 則樗里

宋義楚將也項梁數破秦軍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
 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
 梁不聽迺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高陵
顯琅琊有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
高陵縣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疫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
 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

范增楚西人鴻門曾勸項羽擊沛公項羽不忍沛公
 脫去使張良留謝獻璧項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
 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公虜矣

漢賈誼文帝時上疏曰今陛下所以為藩扞及皇太

子之所恃者惟淮陽王武代王參二國爾臣願奉淮南地以益淮陽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從代王而都睢陽於是文帝從誼徙封淮陽王武為梁王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為列侯誼知上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此謂假賊兵為虎翼也後文帝末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州齊南也西鄉京師鄉讀日鄉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誼至太中大夫穆生楚元王敬禮申公白生穆生穆生不嗜酒元王嘗為設醴及王戊即位嘗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

鉗以鉄束頸也音其炎切稱病卧申公白生疆起之曰獨不念先生之德與與讀日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至此穆生日易

稱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禮吾三子者為道

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以久

不豈為區區之禮哉遂病去申公自生獨留王戊稍

湣暴二十年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乃與吾

通謀二人諫不聽胥靡之聯繫相隨而服役之故謂之胥靡猶今之役囚徒以鎖解衣之赭衣使杵臼椎春於市



霍光為大將軍張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
 兵隨渡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
 秋與戰闢方畧山川形勢千秋曰對兵事畫地成圖
 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繇是
 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
 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嘗侍
 諸曹散騎列較尉者凡十餘人

徐生茂陵人宣帝時霍氏奢侈徐生上書曰霍氏必
 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
 右衆必害之右上也霍氏乘權日又害之者多矣天

右上也
害傷也

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
 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
 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為徐生上
 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
 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
 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
 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行音胡郎切餘各
 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
 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鄉讀日向次下亦同今論功而請賞
 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耶主人乃寤而

先見二

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行則國亡梨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亡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樵髮灼爛之右帝廼賜福帛十疋後以為郎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政向數上書言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歲王氏果代漢

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父為郡守病免為中郎將兄弟並列董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中嘗侍王闕為

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為婦咸惶恐不敢當私為閔曰董公為大司馬冊女言允其中此廼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智畧聞咸言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為人所畏知是哀帝末賢果誅死

逢萌北海都昌人為縣亭長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日新乎新乎因



遂潛藏

後漢樊宏光武初起破王莽將王尋王邑於昆陽光武兄伯升又拔宛自是兄弟威名益甚更始君臣不自安遂共謀誅伯升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繡衣御史申徒建隨獻玉玦玦決也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玦以示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乎伯升笑而不應後果遇害

馬援為伏波將軍李初兄子璠王磐字子石王莽從允平陽侯仁之子也莽敗磐推富貴居故國為人尚氣節而愛士好施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衛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果與司隸較尉蘇邺丁鴻事相連坐死雒陽獄而磐子肅出入北官及王侯邸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為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貫高任章之變帝怒及下郡縣收捕諸王



冊序元龜 先見二 卷之七百九十六

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預其禍臨命嘆曰馬將軍神人也又援初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鄉等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後果以貴滿致災禍亦幾不免

杜安清高絕俗雒陽令周紆數候安安嘗逃避不見時貴戚慕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慮後患嘗鑿壁藏書後諸與書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交者吏至門安乃發壁出書印封如故當時皆嘉其慮遠

李邵為漢中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為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

皇甫規安定朝郡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西征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卹軍事審其必敗乃上書言狀尋而賢果為羌所沒

冊序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六 十七

周舉為梁商從事中郎將三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
燕于雒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暱酣飲極歡及酒
闌唱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淹涕太僕張
种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舉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

申屠蟠游大學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訔朝
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
文學將興處士復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
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
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赫為屋自同傭人居

二年滂等果懼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超然免
於評論

劉寬為光祿勳以先策黃巾逆謀以事上聞封逮鄉

侯六百戶

逯音錄

陳寔靈帝時竇武辟為掾屬時中嘗侍張讓權傾天
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
甚耻之寔乃獨吊焉及後大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
全宥

華歆平原高唐人與同郡陶兵洪皆知名自以明見
過歆時王芬與高傑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共定計洪

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從歆言而後芬果敗洪乃服歆後仕魏至司徒

盧植為尚書靈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

荀彧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捕吏除亢父令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嘗為兵衝宜亟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

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後卓遣李儼等出關東所過虜掠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掠

田豐為袁紹謀主紹之南征也豐止之紹不從豐懇諫紹怒甚以為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君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其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

劉曄淮南成德人廬江太守劉勳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柰道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勳信之又得



史記卷之七十九

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曄獨不勲問其故對曰
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
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
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
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曄後至
大鴻臚

魏郭嘉字奉孝穎川陽翟人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
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
可立也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
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

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聞太
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江北襲許衆聞皆懼嘉料之
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豪傑英雄能得人死力者也
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衆無異於獨行中原也
若刺客復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
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嘉為軍祭酒卒
裴潛為代郡太守三年還為丞相理曹掾太祖褒稱
治代之功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計者
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
又將攝之以法此怨讟之所繇生也以勢料之代必

史記卷之七十九
總錄部
二十一

形所六... 先見二... 卷之七百九十六

復叛於是太祖深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
問至乃遣鄆陵侯彰為驍騎將軍征之
程昱事太祖為東中郎將時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
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
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
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
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兵背太祖
管寧避地遼東時公孫康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
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
心亂之所繇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

積二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
連吳僭稱王明帝使相國宣王往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籌

周瑜初見袁術欲以瑜為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
求為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吳後
至偏將軍

晉何曾為太宰侍中薨嘗侍武帝宴退而告子遵等
曰國家應天受禪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
遠圖惟說平生嘗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
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汝等猶可獲沒指諸孫曰

冊術... 總錄部... 二十一

此輩必遇亂亡也及孫綏誅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大聖乎

韋忠有節操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裴頌爲僕射數言之於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茅簷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頌貪慾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嘗有心託我嘗恐洪濤蕩嶽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間而闕沃焦哉

劉寔爲太嘗妻盧氏生子濟而卒華氏將以女妻之寔弟智諫曰華家類貪必破門戶辭之不得竟婚華氏而生子夏寔竟坐夏賂免官頃之爲大司農又以夏罪免

山濤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眠耶知大傳卧何意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耶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

羊祜初與王沉俱被曹爽辟沉勸就徵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與爽敗沉以故吏免因謂祜曰嘗識卿前語祜曰此非知慮所及其先識不逮如此

杜預初為魏鍾會鍾西長史鄧艾平蜀以過檻車以

徵及鍾會作亂艾復還將入成都衛瓘遣田續計艾

初艾之下江繇也以續不進欲斬既而舍之及瓘遣

續謂曰可以報江繇之辱矣杜預言於衆曰伯玉

字其不免乎身為名士位居總帥既無德音又不御

下以正是小人而乘君子之噐將何以堪其責乎瓘

聞之不俟駕而謝終如預言

蒯欽為引訓少府欽楊駿之姑子也少而相昵直亮

不曰駿輔政大失人望欽屢以正言犯駿駿之弟珧

濟為之寒心欽曰楊文長雖閭猶知人之無罪不可

妄殺必當踈我我得踈外可以不與俱死不然傾宗
覆族其能久乎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秦始皇初到雒陽不干祿求

榮及楊后廢養因游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

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

父母不敢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也柰何公卿處議

文飾禮典以至於此乎天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因

著無禮論以非之

馬隆秦始皇中稍遷司馬督都初涼州刺史楊欣失羌

戎之和隆陳其必敗俄而欣為虜所滅



索靖拜酒泉太守有先識遠量惠帝卽位知天下將亂指雒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荆棘中耳

何綏字伯蔚位至侍中尚書自以繼世名貴奢侈過度性既輕物廢禮簡傲城陽王尼上綏書疏謂人曰伯蔚居亂而矜豪乃爾豈其免乎人曰伯蔚聞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未聞我已死矣未幾綏果爲東海王越所殺

江統爲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羗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年統深恨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上之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

服其深識

王敦爲中書監時東海王越自滎陽來朝敦謂所親曰今威權悉在太傅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太傅今至必有誅罰俄而越收中書令繆播等十餘人殺之

郭璞以母憂去職未朞王敦起璞爲記室參軍是時穎川陳述爲大將軍掾有美名爲敦所重未幾而沒璞哭之哀甚呼曰嗣祖嗣祖焉知非福未幾而敦作難

孔坦爲尚書左丞蘇峻反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

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旣而臺城陷戎服者多死
白衣者無他時人稱其先見

劉琰爲丹陽尹每奇桓溫才而知其有不臣之迹及
溫爲荊州還琰言於簡文曰溫不可使居形勝地其
位號嘗宜抑之勸簡文自鎮上流而已爲軍司帝不
納又請自行復不聽及溫伐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
琰以爲必尅或問其故云云以蒲搏驗之其不必得
則不爲也恐溫終專制朝廷及後竟如言

前凉張寔平麴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劉曰
夫除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今宜
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討平之

後趙石勒年四十隨邑人行販雒陽倚嘯上東門王
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身視有
奇志恐將爲天下之患馳遣收之會勒已去

前燕慕容雋終慕容容與慕容根與皇甫真慕容恪等
俱受顧托輿根將謀爲亂真陰察知之乃言於恪請
除之恪未忍顯其事俄而根誅發伏謀恪謝真曰不
從君言幾成禍敗

南燕慕容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少沉敏多謀畧苻
堅誅慕容氏盛潛奔于冲及冲稱尊號有自得之志

王智不先衆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驕大以盛觀之鮮不覆敗俄而冲為段未延所殺

中山冲所封也

後蜀李雄將立兄蕩子班為太子李驥諫不從竟立班驥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雄死班立為雄子越所殺

宋蔡興宗為吏部侍郎時廢帝即位興宗親奉璽綬廢帝容色自若了無衰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戚而有嘉容終之少禮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

南齊桓榮下邳人宋孝建中州辟主簿後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為淮陽太守宋孝武以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帝嘗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

王思遠為司徒左長史初明帝廢立之際思遠謂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晏既不能

謙退位處朝端事多專斷內外要職並用門生帝外迹甚美內相疑異思遠謂曰時事稍異兄弟覺不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默不答思遠退後晏方歎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明帝後知思遠有此言謂江祐口王晏早用思遠語當不至此乃遷侍中

阮孝緒屏居一室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嘗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殮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

坐之及竟獲免

江淹爲秘書丞齊永元中崔惠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

梁昌義之爲北徐州刺史武帝崇佛道至於祭祖禰

不設牲牢義之聞之曰雖僭同王者然其宗廟實不

血食

祭上祖須血食古禮百王不易

時武帝祖父墓前一旦失石鹿

義之告有職者曰蕭祚將盡乎後果爲侯景所滅王侯妃主及裔胄子弟爲景軍所掠漂流入他國者蓋數十萬義之亦歸于陳

何敬容爲侍中侯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

云其將慕顯及景身與衆共沒朝廷以爲憂敬容等見東宮太子謂曰淮此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得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子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亂臣終當亂國

陳虞寄家閩中陳寶應據有閩中寄寶應所留及寶應起兵作逆有沙門惠標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袖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薇官寶應得之甚悅惠標齋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惠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旣以此始必以此終標後竟坐是終寄至昭戎將軍加大中大夫

後魏高允爲中書侍郎領著作與司徒崔浩述成國記時著作令史閔湛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允聞之謂著作郎朱欽曰聞湛所營分寸之間恐爲崔門萬世之禍吾徒無噍類矣未幾而難作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守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穆多侯爲司衛監孝文末乙渾專權時司徒陸麗在代郡溫湯療病渾忌之遣多使追麗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大王衆所望也去必危宜徐歸而圖之麗不從遂爲渾所害多侯亦見殺謚曰烈

北齊陽休之右北平爲州主簿後魏孝昌中杜維周

破城休之與宗室及鄉人數千家南奔章武轉至青州是時葛寇亂河北流民多湊青部休之知將有變乃請其族叔伯彥等曰客主勢異競相凌侮禍難將作如鄙情所見宜潛歸京師避之諸人多不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形果作亂伯彥等咸爲士民所殺一時遇害諸陽死者十人唯休之兄弟獲免

後周薛整爲大將軍晉公護之初執政也欲委整以腹心整知亂辭不敢當頗忤其意護以此疎之及護誅附會者咸伏法而整獨保全時人稱其先覺姚僧垣仕梁爲晉安王府諮議其時雖克平大亂而

任用非才朝政混淆無復紀綱僧垣深憂謂親故曰吾觀此形勢禍敗不久今時上策莫若杜門聞者皆掩口竊笑及大軍克荊州僧垣侍元帝不離左右爲軍人所止涕泣而去入仍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隋韋昇初仕陳爲大府卿後主至德初昂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原師字踐言初仕周爲外節中又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阿那肱爲相謂真龍出見大驚喜問龍所在師整容報曰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際

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
先知星宿祭竟不行師出而竊歎曰國家大事在祀
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矣

唐劉幽求初為朝邑尉桓彥範敬暉等雖誅張易之
兄弟而不及武三思幽求謂桓敬等曰莽操雖去產
祿猶存噬臍無及桓敬不能從後果為三思誣構死
于嶺外

田庭玠為相州刺史建中初族弟悅代承嗣為魏博
節度志圖兇逆慮庭玠不從召為節度副悅奸謀頗
露庭玠謂悅曰爾藉伯父遺業可稟受朝廷法度坐
享富貴何若與鎮鄆同為叛臣耶自兵亂以來謀叛
國家者可以歷數鮮有保完宗族者爾若狂志不悛
可先殺我無令我見田氏之赤族也乃謝病不出悅
過其第而謝之庭玠杜門不納將吏請謁建中三年
鬱憤而卒

皇甫鏞為河南少尹時兄弟為宰相領度支恩寵殊
異鏞惡其太盛每兄弟讌語即極言之鏞頗不悅乃
求分司除右庶子及鑄獲罪朝廷素知鏞有先見之
明不之罪徵為國子祭酒

梁趙犇唐末為忠武軍節度使雖盡忠唐室保全陳

州然默識太祖雄傑每降心託跡爲子孫之計故因解圍之後以愛子結親又請爲太祖立生祠於陳夕謁拜數年之間悉力委輸凡所徵調無不率先故能保其功名

後唐許寂字閑閑久棲四明山不干時譽唐昭宗聞其名徵赴闕召對於內殿昭宗方與伶人調品箏策事訖方命坐賜湯果間易義旣退寂謂人曰君在深殿不在政矣寂聞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炤百官百官或象之今不厭賤事自求其工君道替矣尋請還山

晉安元信唐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授詔屯於代州代守張郎遇之甚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於太原俄聞北虜有約赴難元信入說郎曰張敬達雖圍晉陽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雁門之衝虜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今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款俟其兩端亦永全之上策也郎不納張礪爲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虜居南松門之內軒轡交織多繼燭接洽無厭倦色因密言曰此胡用法如此豈能久處漢地及北去道路有觴酒豆肉必遺故客屬僚死之日囊裝惟酒食器皿而已識者無

冊府元龜

先見二

卷之七百九十六

不高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卷之七百九十六
先見二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博物

古之學詩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
且品彙之衆賦象各異小大隱見變化紛紜方輿廣
厚靡所不載或總括地志或傳流人間遠者隔越九
州曠絕千載幽者埋沒泉壤磨滅篆刻不時而出是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七百九十六

為奇恠眩惑衆視莫質所疑苟非智曠萬殊識洞群
性洽聞強記目擊道存則何以徧閱名數周察毫芒
別白臧否如指諸掌謂之君子不其然乎
管仲字夷吾為齊桓公相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
之谿十里關然立矐然視關坐立貌 矐警視貌援弓將射引而
未發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曰不見也公曰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
具焉冠右祛衣走馬前疾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豈
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
長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而登山之神見且走

馬前道也祛衣示前有水也右祛衣示從右方涉也
至卑耳之谿有贊水者謂贊引 渡水者曰從左方涉其深及
冠從左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其大濟桓公坐拜管仲
之馬前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又矣抵當
也不知仲父之聖是寡人當有罪又矣 管仲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善承 古人
之教也
介葛盧介國之君也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
之矣其音六問之而信言人聽或通 鳥獸之情
展禽柳下季也為魯士師海鳥爰居止於魯東門之



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

文仲不知以為神

展禽曰越哉

臧孫之為政也

越迂也言迂闊不知政要也

夫祀國之大節也而

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

非政之所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

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以能禦大災則

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

至矣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仁

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

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嘗知而避

其災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爰居所避文仲聞柳下

季之言使書以為三策

莢簡書也三策三卿三通也謂司馬司徒司空

公孫僑字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

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

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

高辛帝嚳

居于曠林

不相能也

曠林地濶

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尋用也

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

遷閼伯于商丘主辰

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

商人

是因故辰為商星

商人湯先相土封商丘因閼伯故國祀辰星

遷實沈于

大夏主參

大夏今晉陽縣

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唐人若劉累之等累

遷魯縣北在大夏

其季世曰唐叔虞

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

當武王邑

姜方震大叔

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

夢帝謂已

曰命而子曰虞

帝取唐君之名

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

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

而封大叔焉故參為晋星

叔虞封唐是為晋侯

繇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允格

臺駘

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

臺駘能業其官

纂昧之業

宣汾洮

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障之

以處太原

太原晋陽也臺

駘之帝用嘉之封諸汾州

帝顓頊

沈似蓐黃實守其祀

駘之後

今晋主汾而滅之矣

滅四國

繇是觀之則臺駘

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

之灾於是乎崇之

有水旱之灾則崇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曰崇祭也崇攢用幣

以祀

群神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

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日

月星辰之神又何為焉

言實沈臺駘不為君疾

僑聞之君子有

四時朝以聽政

聽國政

晝以訪問

問可否

夕以脩令

令所施

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

宣散也

勿使有所塞閉湫

底以露其體

湫集也底滯也露羸也閉塞則血氣集滯而體羸露

茲心不爽而

昏亂百度

茲此也爽明也百度百事之度

今無乃一之

同四時也

則生疾

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內官嬪御

其生不殖

殖長也

美

先盡矣則相生疾

同姓之祖與先美矣美極則盡盡則生疾

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遺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一四時取同姓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辨別今

君內寔有四姬焉同姓姬其無乃是也乎若繇是二

者弗可為也已為治也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

乎據異姓去同叔向曰善哉盼未之聞也此皆然矣

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後六年子

產復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

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群望晉所望祀山川有加而

無瘳今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之羽山羽山在

其縣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寔為夏郊三代祀

之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晉為盟主其或者

未之祀乎言周衰晉為盟主韓宣子祀夏郊祀晉侯

有間賜子產啜之二方鼎言鼎首

蔡墨晉太史昭公二十九年頃公時龍見于絳郊絳

國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

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寔不知非龍寔知言龍

乃人不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

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

曰昔有鸞叔安鸞古國名叔有裔子曰董父裔遠也

安其君各玄孫之

後為寔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

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豢龍官各

官有世功封諸鬲川鬲夷氏其後也鬲水上夷皆董姓故帝

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若也

其德能順於天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

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棄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

也治學擾龍於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

賜氏曰御龍夏后孔甲以更豕豕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之豕豕累尋

遷魯縣豕豕復國至商而滅累之後世復承其國為豕豕氏在襄公二十四年龍一雌死潛

醢以食夏后潛藏也藏以為醢明龍不知夏后享之既而使求之

求致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懼遷魯縣自貶退也魯縣今魯陽范氏其

後也

仲尼魯人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石羊羊生羊也故謂之恠也

問仲尼云得狗獲羊而言狗者以孔子博物則知之仲尼曰以丘所聞

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恠夔魍魎木石謂土也或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魍

也或言燭是魍魎山精好學人惑而迷惑人也水之恠龍罔象龍神獸也非嘗見故曰怪

或云罔象食人一名沐腫土之恠羴羊羴羊雌雄未成者也吳王夫差伐越

墮會稽墮毀也得骨節專車骨一節其長專車專擅也王使使問仲

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於會稽山群神謂主山川

之君為群神之主故謂之神也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防風氏遠命後至故



禹殺之陳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

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守山川之祀者為神謂諸

侯也足以綱紀天下守名山大社稷為公侯但守社

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

川之祀者直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仲尼曰汪

罔民之君守封禺之山封封山禺禺山在吳郡永安縣晉太康元年改永安為武

康縣屬吳興郡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權今謂

之大人罔之初及書孔子之時其各異也客曰人長幾何仲尼曰焦

僂氏三尺短之至也焦僂西南蠻之別名也在三秦國也長者不過十

之數之極也十之謂三丈也數極於此於是吳客曰善哉聖人在

陳潛公時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弩矢長尺

有咫隼鷲鳥今之鷲也楛矢名砮鏃也以石為之八寸日咫楛矢貫之墜而死公使使問

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昔武王克商通

道九夷百蠻九夷東方有九種也百蠻夷狄之百種使各以其方賄來

貢各以其國所有之物而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

弩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大姬

武王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分同姓以珍玉展親展重也王

謂若夏后氏之類分異姓以遠方職貢使無忘服使無忘服從於王也

故分陳以肅慎矢試求之故府果得之故府舊府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郎建章宮後閣重櫟中有物出

焉其狀似麋以聞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群臣習事通

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梁飯大殮臣臣朔乃言詔曰可已殮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於是朔乃言曰昔所謂騶牙者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餘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朔錢財甚多

終軍為孝廉郎武帝時得豹文鼯鼠軍知之賜絹百張敞為京兆尹宣帝時美陽得鼎獻之美陽扶風下之縣也有司議多以為宜薦見宗廟如元鼎故事敞好古文

字案鼎銘勒而上議曰臣聞周祖始平后稷后稷封

蔡蔡今武功故城是公劉發迹於邠今邠州是也太王遠國於郊

梁梁山在岐山之東九峻之西非夏陽之梁山也文武興於鄆鎬鄆今長安城西澧水

是也鎬在昆明池傍也 繇此言之則郊梁鄆鎬之間周舊居之

國宜宗廟壇場祭祀之臧今鼎出于郊東中有刻書

曰王命尸臣官此柎邑尸主事之臣也柎邑即邠地也賜爾旂鸞黼

黻珣戈蛟龍為旂鸞謂有鸞之車飾也黼黻冕服也珣戈刻鏤也尸臣拜手稽首

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臣愚不足以述古文竊以

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

銘其先功藏之官廟也昔宝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

太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蒙豐年令穀

嘆未報

謙少意也言穀稼尚少未獲豐年也

昂焉為出哉博聞耆老意

舊臧與

言昂豈舊臧今此城

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

臧處昂大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眾昂今此

昂細小又有款識

款識列記也

不宜薦見於宗廟制曰京

兆尹議是

後漢賈逵多智思明帝永平中有神雀集宮殿官府

冠羽有五采色明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

對薦逵博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

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

之微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

固並較秘書應對左右達位至侍中

魏王粲為侍中漢末喪亂絕無王珮粲識舊珮始復

作之今之玉珮受法於粲也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時劉邠為平原太守邠謂輅曰

此郡官舍連有變恠多形使人怖恐君似當達此數

者厥理何繇輅言此郡所以名平原者本有原山無

木石與地自然含陰不能吐雲含陽不能激風陰陽

雖弱猶有微神微神不真多聚凶姦以類相求魍魎

成群或因漢末兵馬擾攘軍尸流血染汚丘嶽疆魂

相感變化無嘗故因昏夕之時多有恠形也昔夏禹
文明不恠於黃龍周武信時不感於暴風今明府道
德高妙神不懼妖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願安百祿以
光休寵也邠曰聽雅論為近其理每有變恠輒聞鼓
角磬音或見弓劍形象夫以土山之精伯有之魂實
能合會于犯明靈也邠問輅易言剛健篤實輝光日
新斯為不同也輅曰不同之名朝旦為輝日中為光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雅愛書籍身死之日
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于機篋若叶切嘗徙居載書三
十乘祕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

天下奇祕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錄是博物洽聞世
無與比惠帝中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華華見慘
然曰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矣陸機嘗餉華鮓
于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
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
主果云園中茅積紫賜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嘗以作
鮓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
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蛻舒萌及託卧反焉
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槌之無殼帝以問華華曰
可取蜀中桐材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如其言果殼



聞數里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曰可共尋天文知將來吉凶因登樓仰觀煥曰僕察之矣矣惟斗牛之間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欲屈君爲宰密共尋之可乎煥許之華大喜卽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

氣非嘗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劍光芒豔發大盆盛水置劍其上視之者精芒炫目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久爲人服也華得劍寶愛之嘗置坐側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斤致煥煥更以拭劍倍益精明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爲

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華乃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華之博物多類此不可詳載

東晉爲尚書郎有人於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晉晉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較驗果然

後趙續咸石勒時爲建德較尉王和參軍和掘得石銘曰律權石重四均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議者未詳或以爲瑞咸曰王莽時物也其時兵亂之後典度湮滅遂命下禮官爲準程定式

前秦符朗爲青州刺史降于晉朗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繇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旣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鷄以食之旣進朗曰此鷄棲常半露簡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毫釐之差時人咸以爲知味宋何承天博通古今爲時所重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

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合葬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又啓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甄邯之墓承天位至御史中丞

南齊王僧虔高祖初爲撫軍將軍文惠太子鍾襄陽時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丈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炤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

陸澄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噐小口方腹而底

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視噐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賈淵字希鏡宋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曰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昭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晞兒簡訪果然繇是見遇淵明帝時終北中郎將軍

梁劉顯爲中書侍郎與裴子野顧協連職禁中顯傳聞強識過於裴顧時人獻古噐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視文讀之無有滯礙考較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

後魏高祐爲侍郎文成末兗州東郡吏獲一異獸送之京師時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吳所出厥名鮫鯉餘域率無今我獲之吳楚之地其有歸國者乎又有人於零丘得玉印一以獻詔以示祐祐曰印上有楷書二字文曰宋壽壽者命也我獲其命亦是歸我之徵獻文初宋文帝子義陽王昶來奔薛安都等以五州降附時謂祐言有驗

祖瑩爲散騎侍郎孝明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

時人稱爲博物

北齊徐之才博識多智時有以骨爲刀子靶者五色斑斕之才曰此人癩也問得處云於古冢見髑髏骨長數寸試削視有文理故用之其明悟多通如此官累至尚書左僕射

後周斛斯徵爲太嘗少卿時梁春平蜀得樂器人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罇于也人弗之信徵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徵取以合樂焉

隋崔頤煬帝時爲起居舍人大業初從駕幸汾陽宮

次河陽鍾藍田令王曇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
 四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詔問群臣莫有識者願答
 曰謹案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卽文帝以來所作也臣
 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
 形象長數寸或出或隱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
 順人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
 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疋

